

消费萧红， 是文化的媚俗

□ 杜浩

被过度娱乐化、消费
化制造出的“萧红”形象，
不是她本来的面目

从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开始，这位民国时代的传奇女作家就渐渐成了文化市场热追的对象，关于她的书籍、影视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。在今年萧红逝世72周年之际，随着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的上映，萧红热再起高潮。出版市场上，短时间内就有多部关于萧红的传记作品上市，以至有人说萧红产生了“明星般的效应”。

在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中，我们常常存在着一种扭曲的研究、评价的倾向：对历史人物的研究、评价，不是研究其历史的真实性和启示意义，以达到对历史人物综合的直观、理性、客观的准确评价，而是功利化地对待历史人物，用消费的视角看待他们，从而让人们看不清真实的人物历史背景，乃至真实的事件……而这种娱乐化、消费化乃至工具化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，就存在于眼下文化圈中的“萧红热”中，我们正在用消费化、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态度对待萧红。

缘于此，萧红的婚姻情感史，富有戏剧性，便引来人们对它的更多渲染与误读。图书市场上的那些有关萧红的“传记”，是用什么《萧红的情人们》《萧红与萧军的乱世情缘》等这样的图书题目，来吸引眼球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雅感叹说，现在有关萧红的传记很多，但不少传记都在渲染萧红的爱情，弄得萧红像一个滥情的女性。“有些传记穿凿附会，比如萧红和萧军在什么场合下相遇的，本来缺少记载，但传记里却把萧红当时说什么话、做什么动作，讲得活灵活现，弄得非常庸俗。”

萧红的人生经历富有太多戏剧性，这自然便成了拍摄萧红的电影所青睐的素材。在《黄金时代》里，萧红与萧军等人的情感关系，被处理成了言情小说式的多角恋。权威传记《漂泊者萧红》的作者林贤治，对萧红的故事被搬上大银幕并不乐见，“萧红一生颠沛流离，感情复杂，电影肯定落在大众感兴趣的点上，而容易忽略一个作家最本质的地方。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，对写作有执著的追求，这一点在电影里却很难表现好。萧红活在作品里，只有拥有了广大读者，才算是走近了大众。”

作家以作品成名，以反映的历史和时代生活成名，才能被历史铭记。然而今天的萧红热，更多的时候，被反复提起的却只是她的绯闻八卦，无论是影像，还是书籍，萧红的“绯闻”被炒作成为一个看点、卖点，而真正去阅读她的作品的人却并不多。结果就是，消费文化、商业文化盛行的时代，萧红更像一个被娱乐的明星，而非文学的创作者，更淡化和遮蔽了萧红能写出《生死场》《狂野的呼唤》这样作品的严酷时代背景。可惜的是，在当下，当历史人物不论借以何种艺术媒介进入文化环境中，似乎都难逃这个历史人物被娱乐化、被消费的命运。

研究、评价历史人物，我们应该从物质的、政治的、社会的等一切必然事件中，获得对历史人物的认识，从一个人物，了解一个时代。今天我们以各种文艺形式去表现萧红，解读萧红，也须有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，拥有这样的文化态度和文艺态度。正像评论家所说，今天重新了解萧红对当代人的意义，应该是通过阅读萧红和她的作品，去了解那个时代，透过她的笔端，去见证整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。然而，现在来看，无论影视，还是图书，其娱乐性、商业性制作的标准，是通过满足大众的流行欣赏趣味，来获取市场利润，造成当下与萧红有关的一切文化作品，具备了文化工业消费品的鲜明特征。这正是消费文化、商业娱乐文化所制造出来的结果。但是，我们又能够在这个被娱乐化、消费化制造的“萧红”的身上，获得多少关于她的真实经历的了解呢，又能对萧红这样的历史人物作出怎样的判断呢？

☞ 网络小说与电影电视剧“联姻”，创造了一个个收视率新高

☞ 不是所有的网络文学作品都适合改编成剧本

更多网络文学成为好剧本

□ 敖蓉



打开电视，当我们搜索到热播的电视剧时，常常能发现，热播剧的故事来自于网络上自己曾经读到过的网络文学作品。“这让我有一种亲切的熟悉感，会耐心看下去，不再动遥控器。”习惯了用手机、电脑来阅读小说的网友皎皎说。

你的灵感 我的包装

9月，在首届影视数字内容文化投资与版权交易会上，盛大文学与国内6家影视及演艺机构签订了作品改编授权协议，6部原创网络小说《史上第一混乱》、《鬼吹灯》、《朱雀》、《斗铠》、《盘龙》、《步步生莲》被华影影视投资、儒意欣欣、希世纪影视、乐视网及圣坤堂文化等单位购得，总销售价格近1000万元，单本价格突破100万元，其中《史上第一混乱》、《鬼吹灯》单价更高达200万元。

近年来，由网络文学版权改编，“一次生产，多次利用，全版权获利”的文化娱乐产品逐渐成为市场宠儿。2010年至今，仅由盛大文学小说售出的影视剧版权就超过130部，改编的畅销影视作品如《步步惊心》、《小儿难养》、《裸婚时代》、《搜索》、《我是特种兵》、《致青春》、《盛夏晚晴天》等已是家喻户晓，而占据今年暑期荧屏强档的《杉杉来了》、《深爱食堂》、《STB超级教师》等热播剧也连连高居收视率的榜首。

随着网络小说逐渐被影视剧制作方看重，影视剧版权的“身价”也水涨船高。据悉，过去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价格一般在20万至30万元以内，而影视圈内的知名编剧，一集的酬劳就达到二三十万元，差别非常大。“今天，我们的作品能够‘破百万’甚至冲到二三百万元，一方面得益于盛大文学这些年为影视圈输入的优质版权‘反哺’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，一方面得益于网络作家知名度和地位的迅速提高。”盛大文学副总裁汪海英表示。

网络小说与电影电视剧“联姻”的成功，与网络小说拥有超高人气和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，这为改编成电视剧提供了必要的收视保障。因为，网络小说在写作时就与读者开始了充分的互动，能够考虑到读者的感受，所以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能够更多地从受众出发，尽可能地满足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。同时，数量庞大的“追看”读者群，着实为

网络小说的改编剧打下了收视基础。

被称为中国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天下霸唱，其代表作《鬼吹灯》系列小说风靡一时，仅在起点中文网上，读者推荐数达到122万，总粉丝数达到300万。庞大的读者基础是将于2015年12月在大屏幕亮相的《鬼吹灯之寻龙诀》的票房保证。最近，《鬼吹灯》的独家舞台剧排演权、改编权刚刚被博纳影业集团以200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，作者本人还将出演其中的角色。“我长这么大没看过舞台剧，处女看就是给这个《鬼吹灯》了。”天下霸唱笑谈。

荧屏需要好故事

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越来越多地在荧屏上亮相，归根究底的原因是影视剧需要好故事。正如电影导演张艺谋表示，“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文学群落，没有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，电影想繁荣，门儿都没有”。

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，对好故事的需求量激增，但现有编剧资源已经供不应求，于是影视改编打起网络文学的主意成为必然。这种情况自2008年起，便随着网络文学水准的提升，以及影视行业越来越缺乏好的故事与好的题材应运而生。“毕竟优秀的成熟编剧数量是有限的，当职业编剧无法大量生产出好的剧本时，在翻拍泛滥、职业编剧犯懒时，制作方自然会把视线投向网络文学，因为大家发现网络上有那么多新鲜的故事和创意。”业内编剧黄老师说。

在导演李少红看来，自己拍过的影视作品中，有网络文学改编的，也有小说改编的，也有原创的。网络文学跟社会的距离更近，速度也最快。当下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影视创作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大家对这方面也越来越重视。当被问及自己选择作品的标准时，李少红坦言，大概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自己喜欢的，还有一种是从市场调研而来的题材。

概括来说，虽然网络文学百花齐放，不过从近两年的播出情况来看，影视剧制作方更偏爱的是家庭伦理、都市言情、革命历史等内容。因此，尽管网络文学登陆电影电视屏幕，收获了不错的成绩，但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文学作品都适合改编成为剧本。

每年，网络文学运营商经营的网络小说量多达几百万部，能被制作方看好的仅有千部左右，而真正能落实到拍摄的恐怕不到50部，能在电视台播出跟观

众见面的又减掉一半，其中老百姓喜欢的不超过5部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巴尔扎克用17页来描述葛朗台生活的小镇场景，但摄影机拍摄的不过是一两个镜头，这似乎就是文学与影视的感官区别。从题材来说，网络文学中一旦有某一种题材兴起，就会跟风出现大量的相似剧情，比如穿越小说，一两部或许新鲜，但是多了，却溢满则亏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改编时，题材并不是首要考虑的，故事才是核心，其次是人物。人物是否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性格与特点，是否和当下同类题材的人物有所区别非常重要，换言之，新鲜的故事与独特的人物都具备，是选择是否改编的关键因素。只有故事核心和人物好，才能让人有继续往下看剧情的热情。最后才是看题材，如果题材都不错，又要有所取舍的话，这时候会根据市场和发行的意见来判断了。

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必然会越来越多，人们应当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迎接它。在中国电影早期，根据武侠小说《江湖奇侠传》改编的武侠片《火烧红莲寺》曾创下连拍18部续集的纪录，当时饱受诟病，而几十年之后，武侠片已经成为华语电影傲立于世的类型；根据硬汉派小说改编的黑色电影灰暗的调性曾受美国“麦卡锡主义”的痛斥，如今却被视为影响深远的流派；英国经典小说《雾》成为构建当代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，而区别于现今的铜臭味过重的商业化写作。正如麦家所说，“与我们这块土地接近起来，与我们的人民接近起来……赋予作品更多的内涵，提供给读者更多属于心灵的东西。”这是网络文学走进亿万观众家中客厅的必要条件。

博物馆之旅

中国灯塔博物馆

灯与人

□ 江志伟

各种各样的灯塔，照亮的不仅仅是海洋，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历史

临海而建的中国灯塔博物馆，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城的竹屿新区，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个以灯塔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。舟山是整个中国灯塔最多的地方，岱山又是全舟山灯塔最多的县，同时在舟山所有的灯塔工匠中，岱山人的比例占得最高。看灯塔，一定要来岱山。

镌刻在入口处的大型碑石上的“中国灯塔博物馆”七个大字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梁应辰先生所题写。2005年7月11日8时45分，中国灯塔博物馆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暨我国首个航海日正式开馆。

灯塔是位于海岸、港口或河道，用以指引船只方向的塔状发光航标建筑物，它以耀眼的光束冲破黑暗，引导航海者避开恐怖的暗礁。中国灯塔博物馆的整个建筑，是仿照美国著名的波特兰灯塔造型，以1:1的比例建筑而成，总占地面积达3.8平方公里。博物馆为二层建筑，一楼为600平方米的灯塔历史陈列展馆，用250余幅图片资料和52件实物，讲述灯塔的历史。游客可以在其中阅读一座座著名灯塔的逸闻故事。二楼是“仿真航海体验室”，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控制，由3个投影机投射形成一个三维立体的大屏幕，让观众亲身体验海上驾船乘风破浪的刺激。航线选择、天气变化以及风浪大小可以自由设置，真实感强，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，可以真正领略航海的乐趣。

中国灯塔博物馆的核心部分，是世界著名古灯塔的展示，馆区目前仿造、汇聚了法国的阿姆德灯塔、德国的佩尔沃姆灯塔、加拿大的卡夫灯塔、挪威的考弗斯特灯塔、南非的罗本灯塔及乌拉圭的克罗尼尔灯塔、美国的波特兰灯塔等7座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建筑风格的著名灯塔，随着馆区的不断完善，最后将逐步建成28座世界著名灯塔。在这里可以让参观者作一次全球灯塔专线旅游，让人增长知识、大饱眼福。走进岱山中国灯塔博物馆园区，流连在风格迥异的世界知名灯塔群中，让人不禁惊叹：原来灯塔文化竟是如此的神奇！

在中国灯塔博物馆中徜徉，入眼、入耳、入脑海的，尽是鲜为人知的关于灯塔的塔、灯塔上的灯、灯塔里的人以及灯塔的历史和灯塔的故事等新颖的信息，不但让您见识到世界名灯塔，而且更让您沿着灯塔剖面图，走进闲人莫入的灯塔内部，触摸塔灯与凹镜，一睹塔内秘密；同时，又让您沿着时光的隧道，穿越在灯塔史的长河中，在鲸油灯、猪油灯、煤油灯、蜡烛、电石乙炔气灯、发电机、电灯、雾钟、航标灯等灯塔文物中穿梭与感叹。在中国灯塔博物馆里，我知道了世界上第一座灯塔，是诞生在公元前约270年的埃及法罗斯灯塔，这座托勒密二世委派希腊建筑师、尼多斯的索斯特拉图斯在埃及的法罗斯岛东端建造的灯塔，既可以为进入亚历山大港的船只指引方向，又可成为展示复兴的埃及君主显赫名声的巨大标志。法罗斯灯塔因而成为了“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”之一。然而，在所有这些关于灯塔文化的内容中，给我冲击力最大的，还是那位出任中国灯塔博物馆名誉馆长的、资深的退休守塔人、全国劳模叶中央先生的精彩故事与动人事迹——一位在孤岛上看守灯塔整整42年的灯塔人，一个极为罕见的爷爷、父亲、他自己以及儿子四代都是灯塔工的灯塔世家，一段一家四代为灯塔献出了三条生命的灯塔传奇。他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《灯塔世家》，非常遗憾的是馆内却未能安排放映。据说，叶中央有时会来馆里为游客解说答疑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是在夜间去参观的，未能与他握手交谈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范

责任编辑 敖蓉 梁婧
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